



春秋通說

黃仲炎若晦

僖公二十三年

春伐邾取須句

此書伐書取在書法誠惡也左氏有反其君之辭所以起諸儒之難此以与隱四莒人伐杞取牟婁同貶也程氏有曰力得之謂取莒取本邑亦無異辭故此雖復其君不以直辭請于天王及伯主私相以兵爭奪豈反其君非興滅之正道同以惡例之文七年置僖人者其惡尤甚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鄭

宋襄既不能抗楚而見執幸釋之何責鄭之從楚邪
任氏云不能自保區區伐鄭豈不過甚石氏有云鄭
見楚強而附雖力所不支在聖經以夏即蠻亦可誅
故四國書爵以正其義今通取上說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外陞

不稱公與敗深諱之也曰及者有以自召之也猶曰
此爲戰者魯也蘇氏曰乾時之戰不稱公而書敗敗
不切于公也外陞之敗公幾于獲故諱敗也公從此說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宋師敗績

宋襄自伐齊喪後無一事可稱至此遽効仁義而師
敗身傷其國以削使強楚自此得諸侯公羊謂雖文
王不過此也何悞之甚蘇氏曰豈一月不鼓不成列
爲文王哉戰之書及者宋主是戰也向使從子魚之
言縱有詐敗之嫌亦可抑楚無上之禍也石氏云狗
匹夫之小節啖子謂守匹夫之信不知事機皆是王
氏又謂無故執滕君嘗用鄫子而王者之事可以無

道行之乎為尤得猶以爵稱者石氏謂恰其心之足善憫其德之不足是也

僖公二十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

果以宋不與齊之盟當時宜遽伐之而不伐及其師敗身傷而伐之非義甚經筵云不幸宋敗利其危而伐不能報得蛇雀之不若故書圍以見其義師氏曰宋敗不救乘其危而伐之書爵深耻之經筵又謂宋以納昭為名實欲奪伯而伐喪齊以不與齊盟為

名背德而伐敗所謂出乎尔有乎尔者也諸說皆可取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書卒宋赴也不書葬魯不會也不書楚滅而日卒離戰而死也且不與楚滅中國之君也

秋楚人伐陳

左氏曰討其貳於齊也王氏曰陳為齊之盟脩桓公之好意在齊矣宋公已死楚人伐陳知陳之與齊也經筵曰齊之盟楚今行天下半陳居之也孟之執陳

實與焉今宋襄死陳將誰依齊孝之庸以抗楚而
受楚兵何足怪哉二說可兼取蓋陳之手齊楚不一
受兵宜矣楚稱人貶之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僖公二十四年

春王正月夏狄人伐鄭

此天王使之伐鄭而不書使者不唯為尊者諱抑以
垂夷書伐王与之同也本既顛矣其技安得不覆且
為下出居于鄭起本

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

王者無外本無出入之義凡書出者自絕于天下王
猛而以王書入者以立在外不得立于內志亂也尔
後但曰居一見之義故不兩書出入也何休謂不能
於毋得廢之悞天子者天下所仰不有自絕自惡毋
雖尊烏得廢之因此說使後世姦臣籍口以太后之
命擅於廢立者也胡氏引許翰之說以為不講春秋
有播迁之辱當以襄王之所以出為戒其言信矣陸
氏云天子雖自出諸侯不敢有其土曰居任氏曰為

行在曰居師氏謂雖出不失其位曰居程氏亦曰諸侯莫敢有其土地曰居此皆得書居之義此書王出居前書周公出奔其出之一字乃居臣五見之義也

晉侯夷吾卒

此赴不以卒之月日無由知而錄也石氏曰趙子謂不告則不書是也

僖公二十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今止從曲禮及三傳滅同姓則名之說程氏師氏石

氏辨要孫氏皆是獨劉氏曰滅同姓非也晉滅虞虢
各滅紀皆同姓不名此說悞晉滅虞以虞之賄款首
罪虞矣於下陽書滅下虞滅不書何名乎晉之滅虢
滅既不書亦何可書名乎各之滅紀以紀侯不爭而
去變曰文大去亦不可名也經全亦謂非滅同姓名
之言亦引此三事及滅夔不名上諸侯事已辨之矣
楚滅夔：子初非其罪夔子既不名楚子滅同姓亦
不名况胡氏有云此於夷壘何有者是故止從止說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求婦

毋為子逆女公自主接大夫之婚皆非禮也伯姬大
夫妻也非嫁國君不得曰歸諸儒玄見其義經全謂
公以愛其女以屈于卑伯姬愛其子以上役乎下尤
詳稱婦三傳皆謂有姑之辭也

宋殺其大夫

凡書殺大夫皆惡專殺也被殺者罪之有無在名與
不名此不名無罪也任氏有云無罪而書名何以待
有罪此說當王氏蘇氏皆可取此外殺大夫因赴而
書之既彼來赴安有不書名者乎知無罪削之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此頓子迫于陳楚人圍陳而納之一事也石氏經全皆
謂不言遂明一事也公穀謂兩事者程氏非曰凡歸
入自某者但據彼國之勢而重歸入之人凡書納者
其專重在納之者矣皆非天吏而擅興師察必有罪
焉今從此說後傳云出罪也納之者亦非也師氏謂
楚人專貶而書人此二說亦有取焉

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

慶盟于泚

衛書子未踰年之君也莒慶接朱踰年之君及我君
抗也石氏曰會大夫公之耻此說是不没公者以會
此盟輕以小惡直書而不諱且有未踰年之君在焉
此之特与高侯處父盟故為小惡

僖公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此師氏所謂譏屢盟石氏謂盟于洮莒子不至盟于
莒衛侯不會而与大夫盟公之耻可知二說是不没
公以小惡不諱以有莒君在焉猶為小惡

齊人侵我西部公追齊師至鄆不及

經全曰魯自齊之會無慮齊之心孝公因其不虞略
其西部魯追兵逐之出境可也否則整兵問罪可也
追之至鄆有深入之危况不及者邪齊曰師孫氏謂
不可言公追齊人也程氏曰越境弗及譏可見矣此
亦可從

夏齊人伐我北部

王氏曰彼則加兵于人追又弗及尚以為怒以曲為
直法所不容故称人師氏曰尋怒勞民以逞其志故

人之亦同

衛人伐齊

此著兵爭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乞者重辭重人之命不保必勝且乞之者不保得之

辭雖謙下此止以訓詁而言之者非聖人所書之

意以諸侯之師皆統于天子天子得用之諸侯豈相

乞相以者乎師氏曰天子六軍大國半之小國一軍

不可乞乞者不可乞也况此乞于荆蛮者乎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楚之不祀祝融鬻熊非罪也諸侯祀不過祖衛祖康

叔魯祖周公安得皆祀公劉太王王季哉楚滅同姓

之不名劉氏趙氏曰以蛮夷略之蘇氏曰人楚子甚

於名楚子胡氏曰滅之非其罪特存夔爵人之而不

名待重夷之體

冬楚人伐宋圍絳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

至自伐齊

師氏曰以者不以者也以蛮夷而伐中國而書伐書

取一舉而三累從之諸侯以諸侯之師猶不可况以
荆壘之師乎上伐宋圍緡亦以魯所乞之師也書楚
人是內之惡也此曰公乃親與伐也其惡尤甚至此
乃公以楚之師楚之君臣不與也上書楚人公復不
與也上人楚所以人公也此明言公以楚師不待貶
而惡甚也後世借兵回紇求援吐蕃至于石晉甚矣
其隙必不由此也

僖公二十七年

春杞子來朝

詳見桓二年滕子來朝下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

孝公

此乃雖有怨不廢喪紀禮也以上年伐齊取穀之事
觀之自見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遂書帥師遂亦預其惡也任氏謂不責己不當受朝
而責無禮休何謂不能躬自厚孫氏謂來朝而帥師
以入甚矣皆是經筌又以魯自季友卒而用公子遂

善惡判矣此得之於言意之表者也

冬楚人陳侯鄭伯許男圍宋

人楚子於兵首穀梁曰人楚子所以人公也是不然以四國例稱人石氏曰若不書楚子無以見蚩夷之惡若四國稱人則無以見強楚之深任氏曰為嫌微者言諸侯從人伐諸侯也者陸氏曰四國信蚩夷之強屈中國之義故人楚則從蚩夷之惡昭：矣孫氏曰四國從蚩夷之惡自見皆是

二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于宋

杜注云方見圍無嫌也意謂盟于宋地無嫌宋君不與也

僖公二十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此褒貶之義兩見者也其褒者晉文首見於經輒得兩書晉侯以楚方強盛為患已深晉文崛起下有一戰抑楚之功見于經兩書侯以存中國也任氏曰其事危其勢急不得不與之速也此說是其微譏者始于小忿不得不有微責焉以曹有觀脅之小忿衛有

不假道之咎且胡氏曰衛請盟而弗許者亦是也然而其責亦微矣惜哉此正与齐桓公以蔡有嫁女之小怨而始之者同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內殺大夫皆曰刺內諱專殺也任氏曰盡其情而殺之曰刺魯豈能為之哉况此殺無罪乎凡但曰刺不言其事者刺得其罪也刺公子偃是也言其事而刺者非其罪也但假此事以刺之耳此是也左傳序其事其義自見蘇氏謂加之罪胡氏謂言其故無知罪師氏謂兩解于晉楚經筌謂兩買二國皆是

楚人救衛

皆垂夷得書救者以上晉之伐衛未盡善也然猶以伐者稱爵救者稱人與宣十二年宋師伐陳衛人救陳略同此石氏之言也凡伐者不善救者善正例也伐稱爵稱師者稱人變例也有微意存焉聞之師曰伐者雖不善或有可稱者焉救者雖善亦有不可與者也此則伐稱爵微楚而存晉也救稱人假楚以譏晉也兩義皆具者也

晉書卷之三十三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

石氏曰曹伯鞏華即壘執之宜矣不歸京師以昇宋人私矣以執之宜故晉侯書爵以昇之私宋不當受稱人人宋公所以人晉也師氏曰不正之甚胡氏曰雖一戰而伯為仲尼之徒羞稱者非過也執諸侯不歸之京師已罪矣况昇宋人手譎甚也猶得書爵以曹有可執之罪說諸皆是稱侯且見晉侯之身譎而不正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

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此一戰收定世之功強楚不犯中國者十有五年何有貶義或曰如褒則何其辭略為疑者夫子玉楚郟貶而人之人子玉所以人楚子也諸侯既不可貶降而稱師而晉獨稱爵豈辭略乎非褒而何此可与召陵之師相上下矣雖以晉主兵稱及事則先軫要之義則自此主諸侯之上不可曰會也胡氏曰非此則民被髮左衽矣此伯者之隆物也三國或君或臣皆不書主名而曰師者誠尊晉能用衆之義也雖非命

伯蓋其時事勢甚急但取衆力以過寇耳喻之海騰
海決非衆力莫過一人不白官府率衆以過之亦無
嫌者也况下即有錫命之事知此無衆人擅權戴
之嫌也孫氏謂救中國之功不旋踵而見師氏謂烏
得不尊而異之二說是

楚殺其大夫得臣于武隨劉氏云知其不得而使
得臣名而不氏良有罪也任氏曰剛忍貪功喪師敗
國以其稱國以殺累其上者劉氏云知其不得而使
是弃師之道胡氏曰鄭弃其師楚殺得臣可為來

世久鑒此二說是竊謂此不獨弃其師又弃其將以
所愛之人使人魚肉之比之鄭弃其師而散亡者為
尤甚

衛侯出奔楚

見下復歸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
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傳雖有先作宮之文別不見召王之迹以王自來勞
晉預知之因作王宮于踐土結會以待乘輿之至乃

盟如聚于方岳之下者比也此王公之說得之矣不
書王者諱也明非有坐致天子之嫌也其心則順其
迹似逆以晉本無抗王之心烏得不舍其迹而以其
心褒之乎但若諸侯自會忽王至而朝也叔武稱子
以攝君事而來也成之如未踰年之君也啖子曰桓
文王皆有錫命之文經皆不書无容不赴此公又在
會不容不知其不書蓋有微旨焉摠論復謂不書桓
文之錫命後世猶脅天子取九錫者也此言可與啖
子相表裏竊謂王霸之業分謹之而不書也

陳侯如會

此來而不及盟後會也又非乞盟而來會于王其意
可尚與之而不貶也

公朝于王所

蕭叔朝公於外以嘉禮不野合猶貶此朝王于外何
以不譏蕭叔怠于往而便于就故譏此天王自來下
勞遽尔而至不得不朝故上書會下書朝使如諸方
岳之會聞王至而朝也經筵曰王所不地所以尊天
子也四海皆王土如書地則非王土矣此說得之陸

希声曰謂之王所言行在也辨疑曰天子巡狩諸侯朝于方岳之下何得為外朝為非禮哉後傳謂外朝不書書魯以見其餘皆是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

諸侯失地則名衛侯出不以名以使叔武攝非失地也入則名以內有疑武叔之心而殺之則是爭國失

地者也曰復歸以舊有位也向使鄭無哭叔武知其無罪則經定書殺其弟叔武也元咺書名以臣訟君

失其大節罪之若咺者出奔不反則可在國不仕亦可死亦可愬君取直甚矣

陳侯款卒

孫氏石氏皆以卒于會不地安之也與卒于師者同

以書在踐土之下及有如會之文良卒于會也

秋杞伯姬來

歸寧曰來如得禮常事不書此以不得禮也但不可

考

公子遂如齊

齊

齊

齊

齊

齊

經筵曰魯以楚師伐齊幸孝公即世昭公墓立不修
舊怨幸也今既同踐土之會使遂如齊修好也今從
之齊曰齊以執事不書此以不書於河陽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
子邾人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陽

踐土之盟王自勞來雖有坐致之嫌無召之惡為之
諱王足矣此實晉文召之而來故以狩為名不惟為
王諱蘇氏云其禮則逆其情則順故既為王諱又與
晉解紛也踐土之會上有書城濮之勝下有朝王所

之文其王因勝來勞明矣此上無勝楚之文下亦有
朝王所之辭不書王狩以臣召君之失不可隱為不
可訓特書狩以異之以心掩迹故諱辟曰狩也何不
率以于周朝之又一一以戰驟勝之諸侯講曠年不行
之大禮正啖氏謂強大自嫌之疑矣其迹亦譎而逆
其心正而順故聖人明其心之順而書狩也繁露曰
再致天子諱致曰狩指掌曰天子就諸侯假辭曰狩
穀梁謂全天子之行胡氏曰以全君諸說可通取

壬午公朝于王所

與上同義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

再經天子歸于衛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故衛侯不名晉稱人以執其曰

歸之于者不正其執人于天子之側也有罪者在天

子之側曰天子執之可也擅執之已非况已定其罪

方歸之于京師乎公羊之例曰歸之于者罪已定也

歸于者罪未定也又曰歸之于者執人於天子之側

也歸于者非執人于天子之側也此言詳且當故從

之此但掠歸京師之師之名其不由京師而處置之

也曰歸復者諸侯世爵故舊有位者得復之則曰復

歸大夫不世不得舊有位言也其曰復歸惡咺之懷

祿以臣訟君已傷大義復懷祿而歸罪也石氏曰以

臣訴君得直而反其何足善故不曰歸与華元異也

以本非叛上亦与魚石異故不曰復入此論得之言

自晉者晉有奉也

諸侯遂圍許

此美中有惡也以許近踐土兩會皆不與天子方伯

得以伐之也然經不書伐曰圍見晉侯不能以得服
許微辭而責至圍之亦微有許重而諸侯輕也此公
亦與也上兩朝王所諸侯亦與也其互稱者也此事
又有謂明年盟翟泉又不至終晉文之世不能得許
今故曰美中有惡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此晉歸之也二傳謂天子歸之悞孫曰春秋亂世執
之赦之自我而已此晉執之使天子囚之晉人歸之
使天子釋之視天子若木偶誠晉罪也曹襄執之不

名襄之執非出奔也但被執耳非失國者也故不名
於歸名之者後傳曰執不言歸此曰歸非歸國之道
同於失地者也劉氏謂之賂免石氏謂貨物史而歸
皆是曰遂會圍許雖非大有賴蓋與其徒義也

僖公二十九年

春介葛廬來

不稱朝以不見公且以夷國不能行朝禮其書者嘉
其來意石氏曰介東夷微國無爵可稱故不可同吳
曰子無惡可貶故不同蓋人年人曰人以不能朝故

止曰來此說得之

其來意云公至自圍許

石氏曰朝王在圍許為大不致朝者在外踰年危之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

秦人盟于翟泉

按左傳乃公會王子虎晉孤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

陳轅濤塗秦小子憖而諸侯大夫稱人及會者胡氏

云王子虎與列國盟是為上替諸大夫與王子盟是

為下陵師氏曰諸侯之大夫與王子盟是以已之臣

敵天子之臣也後傳云徧人諸侯之大夫不可不沒

公今通取三說

秋大雨雹

此以為災乃書范甯曰陽氣之在雨溫熱陰氣薄而

脅之而不相入而成雹任氏云陽轉而陽不能御亦

是其致之由胡氏謂季氏世權公子遂專政權在夫

夫萌於此

冬介葛盧來

以不見公而再來其不曰朝不能行朝禮也再來之

意雖可尚以一年二未而不削者其非礼亦見
僖公三十年

春王正月夏秋侵齊

石氏曰齊晉之與國也晉方侵鄭彼間晉之有鄭虞也此言出左氏之傳晉文不能救有愧於桓矣胡氏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之職修矣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稱國以殺累衛侯也而使人私殺之非正刑之道咺書名既以臣訟君又擅立君也及公子瑕者瑕不能守節明義拒咺之立以罪之不得稱君者不與為君也其曰及以咺之禍延及之也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鄭凡兩出皆不名兩入皆名者前以殺叔武此以殺瑕有爭國之心也有爭國之心誠失地之君故名

晉人秦人圍鄭

石氏云晉不釋私怨率秦以圍人秦以千里勞人乃不義之舉胡氏云晉文以私忿動民動衆秦伯惟利

爲向背故皆人之

爲向背故皆人之

此直書小國以爭兵從赴而書著其亂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此三公無冢宰可通乎四海王以踐土之朝歷聘諸侯方來魯耳舊史以榮書聖人不削者任氏師氏謂王室曰徵諸侯日橫孫氏曰諸侯與王交聘伉孰甚焉餘見下章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王使冢宰歷聘魯侯不即親朝而使遂交聘已罪也况以二事往本畏晉而聘但迫於王先聘不得已使由京師而往不敬之甚經又使若公子遂自專而往者內盡為諱之禮外事尊王之義范甯之言是僖公三十一年

春取濟西田

或以爲曹田或以爲魯田周襄遠相侵奪烏能辨舊封境哉之田疑蓋常屬魯曹取之矣今籍晉而復取之程氏曰非天子命取邑雖舊已邑亦非也此說可

從黎氏曰欲云取曹濟西田非取之于曹欲云取諸
晉又非晉地任氏曰晉不得分諸人魯不得受諸已
二說皆是

公子遂如晉

左氏曰拜曹田也經筌謂晉強而周弱以田為實厚
於晉而簿于周重於田忽於聘也故再聘晉此說良
有取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魯以周公周郊乃成王妾賜魯公妾受僭莫大焉胡
氏曰欲悉書之則不可勝書必有失中之失乃書之
也其失者魯僭郊祭接為春祭之常其失一也既為
常祀常祀不卜休何又云子之郊郊不卜今卜之其
其失二也卜以三數公羊謂告求之道二何休謂二
下吉凶必有奇今卜以四其失三也不郊而望其失
四也故因以明其僭三望止從公羊之說泰山河海
也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前此來朝其子已非禮今又來自求婦併書以貶正

男女之義也求婦及外國婚禮非婦人之事先儒皆以婦人非一歲之寧不踰境胡氏又有以婦人不可預國爭之戒二說是

四上姑因秋圍衛十有二月衛迂于帝丘古者王道之行諸侯各安其邦豈有迂者此程氏之言也春秋凡書迂者皆誌亂也然有他人迂之或自迂之異迂人之邑不待貶而見以自迂爲文內亦有著其不能爲國者當以各事求之此狄迫而迂不得已也

僖公三十二年

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杜注曰三同盟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胡氏曰會盟中國之事棄世已非所貴况就彼而為軟血刑牲以要之哉孫氏曰復書衛人者嫌與內之微者同可通取之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杜注踐土翟泉同盟

僖公三十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孟盟不能拒秦穆襲人之非既不克襲之復入人國故稱人以貶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此無貶以講信脩睦故齊稱爵而曰使名歸父亦無稱子可褒之事故耳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此晉文未葬襄公踰年當稱君而曰人者以墨縑經用兵有欲速之心忘襄之道無故厄人於險故人之書及姜戎其貶亦可知公羊經無師字諸家取之以爲夷晉左穀皆有師字經筌取之謂以入滑侍衆稱人此稱師重於夷晉也妄謂以委衆命襲人而人盡取之有弃師之道故重於夷晉也後傳云自此秦晉更三君交兵無虛歲此說誠然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

左曰因晉喪也見伯有喪不能治也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上直書言取邑下復書臣帥師以伐者君臣之惡惧見遂稱公子者非美也三桓子孫自此而下不必以去族論也多書族者譏其太盛也

晉人敗狄于箕

經言晉人傳言晉侯人晉侯者貶也以背喪用兵且後傳云至於見伐而僅能勝之為盟主者病矣此言亦是

冬十月公如芥

以未嘗有如京師之文譏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芥

孫氏曰十年十五年公如芥不致此致者芥桓既死遠朝強芥危之

乙丑公薨于小寢

即安也國君薨于路寢正也胡氏曰周禮云三宮六寢路寢一乃治事之所小寢五乃燕居之所劉氏又言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皆是餘見前莊公薨于路寢下說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左注曰時失公羊曰不時
穀梁曰不可殺而殺舉重可以殺而不殺舉輕注云
舉重謂叔舉輕曰草此充詳也經筮曰當殺而不殺
故霜不殺草不當生而生而李梅實春生秋殺今反之
生殺之權亂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此惡以兵久爭從赴而書也稱人微者也棄不如晉
文不能得許以兵爭之故不書臣名曰人許兩不預
朝王之會有比楚之罪故曰聲罪致討之伐

文公元年

春王正月即位

劉氏杜注先君未葬而即位不可曠年無君至于他
國亦不可以葬為限蘇氏云成公定公亦然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石氏曰會者非一人之辭雖王有使會諸侯之葬者
禮是時諸侯於天子之葬多有關王使反至君弱臣
強可知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杜注云七月而葬緩僖公蓋上年十一有薨而葬之
月計閏而數也故日緩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諸侯葬畢以禮復朝王王錫之命爲諸侯此常也或
有功而加其爵命乃非常也今僖公之喪未畢文公
未見王不五月而來錫命黎氏謂君不惜名器而苟
悅其臣臣敢無功而受錫任氏經筵謂未踰年未錫
命不受則逆命受則忘孝使人難於所處亦是

晉侯伐衛

王公景氏石氏謂晉襄欲修文公之業而先朝王命
大夫伐衛粗爲得禮爵之但觀伐衛稱侯衛伐晉稱
人所許明矣故巫先且居往猶晉侯始之也此且以
見晉襄不失伯勝齊孝之失伯也且多賢臣故也觀左
傳賢臣多自見

叔孫得臣如京師

文公未喪畢王來錫命非禮也文公不待畢喪而親
往拜而遽使臣往孫氏曰錫命非禮拜之豈禮乎

衛人伐晉

衛不復伯主晉伐之宜矣謂何報焉觀其一稱爵一稱人曲直自見杜注謂失事伯主之禮經筵謂非所報諸家多不取合古之傳

秋公孫教會晉侯于戚

石氏曰魯之大夫會諸侯者由此而始夫政在大夫說者在大夫蓋自此始經筵曰孟氏自教而專叔孫自得臣季孫自行父自文公以下不必去族不去族此說可從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

稱世子弑則有父之親曰弑其君則有臣之義商臣於其君親皆盡何休云此天地之不容神人之所大駭聖人備書以為後世慮深矣王氏經筵皆曰春秋成亂臣賊子懼

公孫敖如齊

此豈未除喪而聘此之冒喪圖昏用兵而親盟會者差輕以左氏有云君即位卿出並聘故也

文公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

師敗績

秦晉自殽之後用兵三十年不已石氏曰曲直至小異聖人備書以疾之其實一也此一役初秦以遠襲國為人要之匹馬隻輪無反者秦穆既有悔過之言可修德戢兵復以忿師報之復為晉敗何弃民命之甚晉故稱爵以罪秦也故經筌曰秦不悔于德悔于力也秦之稱師者景氏曰重其衆甚其敗也通取二說

下丑作僖公主

作主掌事得禮則不書此書緩作也作者不宜作以緩作也蓋文公惑于欲躋僖公于閔公之上故緩作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不言公厭之也處父不氏不與處父而折之也不地晉也隱之也此不書公處父抗也故沒公以厭其耻諸儒謂高僖之抗由公也此處父之抗由處父也然而二者經皆沒公明二臣抗也二臣之抗晉芥之君亦有累焉

夏六月公孫教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
盟于垂隴

石氏曰內大夫出會諸侯自公孫教始外大夫會諸
侯自晉士穀始政在大夫可見謂堪其事辨當削之
士穀書在下者不以大夫主諸侯盟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此歷三時不雨揔言之不若僖公每時而書者見文
公之急於政無憂民憫雨之心此不雨書至秋七月
知八月雨也亦不書又見文公無喜雨之心不若僖
公之憂以天下樂以天下也

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

喪未終有大事已非禮已躋僖公逆柩之失禮甚二
傳以大事多以為禘杜氏以為禘以經書禘不書禘
也此曰大事者孫氏曰大其事也文公私尊其父於
禘禘之禮有加而大其事非禮之甚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書載秦穆之德為聖人所許而春秋多貶何邪先儒
云書之義止于勸善春秋之法無于懲惡秦晉交兵

曰久各小有曲直此一役至此晉兩勝矣兵亦可以
已也又伐之甚矣故貶而与宋鄭皆人之蘇氏云罪
晉以善秦任氏石氏胡氏皆可取
公子遂如齊納幣
杜氏謂薨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故言十二月為
納幣為禮盧氏集辨云文公合在二年十一月貳拾
五日喪終至十二月納幣喪禮通二十七箇月而除
喪魯不用禫乎今從此說經筵謂禫而納采繁露云
納幣之月在喪皆是杜悞

文公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
人鄭人伐沈沈潰

五大國伐一微國使之潰其暴自見任氏云六國之
力伐一微國宜乎逃而莫敵故上稱人以伐下曰潰
言使之潰非自潰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此誠以翟泉之盟來赴也去爵以貶者趙伯循曰天
子大夫無與諸侯盟之禮墓例曰王臣無外交之禮

景氏曰翟泉下盟諸侯已瀆大典又以為同赴非禮可知皆是

秦人伐晉

經曰秦人傳曰秦伯其曰人者譏秦伯也蘇氏曰穆公之悔過為近之矣而未免於爭是以非之此說是胡氏曰使晉不復已秦復報之至于異世猶然兆于穆之不能踐其言必報而乃已也石氏云書之言道春秋之書法也景氏曰秦不替孟明雖勝猶譏其不義

秋楚人圍江

此為下救江近

雨蠡于采

此墜而死也采以為死得天祐經以記異也以非所當生處而生安得有生之理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此以前无礼改盟經筌曰樂与人之自及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凡書救皆善此則公羊曰緩何也今但以經此事考

之公羊之說可取此經上書伐中乃書救下年復書楚滅江以不成其救也且芥桓不能救黃晉豈襄能再救遠地之江乎且如晉文能使楚膽懾而不犯江乎故曰緩石氏曰楚必不可伐江必不可救者以此也胡氏謂救之非其道景氏譏不能救為次年滅江張本皆是

文公四年

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芥

石氏曰春秋書婦姜者三於至書稱婦者二乃有始之辭宣元年成十四年是也此於逆稱婦者一惡成禮于芥也胡氏曰方逆已成婦程氏曰納幣已成婦皆是且有曰庶見則方成婦譏未庶見蕩伯姬書來求婦以故自來亦有故之辭也不可與此全

狄侵芥秋楚人滅江

楚滅人之國不待貶而見其書者傷蛮荆大盛晉之不能救也江滅不曰以歸及奔江君乃死也國亡君死社稷正也滅者亡國之善辭謂君臣同力而死也

晉侯伐秦

石氏有云秦晉徵各有曲直聖人詳書以惡結怨連
兵之久此說最爲得之前數役其小有曲直見上之
各說至此不見晉直秦曲之事自此役之後皆多稱
人惡連兵之久至于小曲直亦微矣但此晉稱侯之
義豈以連兵歲久或稱爵或稱師稱人不足以爲之
曲直邪姑闕疑焉

衛侯使甯命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
風氏薨

春秋之初猶不以妾母成之夫人祔庶以仲子別考
官知之至文之世始以成風成之夫人皆史文之舊
也聖人不革之者胡氏云謹禮之變又謂自是嫡妾
亂矣景氏曰二至祔庶故詳錄而謹之胡氏云自此
之後妾母皆成之夫人一譏之後從同同也成風乃
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衰姜乃莊公之夫人也
文公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賜

王不稱天以天王之尊下舍賜諸侯之妾顛倒冠屨與
隱元年宰咺歸賜同此則去天榮叔復稱字前王不

去天宰咺復稱名玄見其譏耳胡氏曰王法廢人倫
亂是爲弗克若天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
葬

成風一妾毋詳錄之者魯以妾為夫人已非王歸舍
贈會葬是成之為夫人也於榮叔召伯書王而兩不
稱天垂訓深矣

夏公孫傲如晉

傲乃仲孫氏穆伯教著三家之漸也

秦人入郟秋楚人滅六

滅蓼不書不赴也因所赴皆書謹重夷之強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同盟赴

文公六年

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

父如晉八月己亥晉侯驩卒

行父如陳之行左傳以因聘自為娶假君命而私也
如晉之聘於傳不見因他事但以不見如京師之文

且下遂又如晉亦譏也

九年二月經有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之文此經文与之同辭譏其失禮與會葬天子同也石氏曰以待列國之道待天子晉強周弱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狐射姑出奔狄

此兩下相殺而以國殺為文者公羊曰君漏言者也處父名者改蒐專僭質君侵官也射姑出奔以罪之者罪擅殺也實參譏之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諸家皆以當告而不告今從之集解云漢唐諸儒多取左氏以有理故也閏以正時成歲豈可不告乎公穀之說非書月不曰朔者任氏云無中氣不能正朔故也任氏經筌皆以幸其猶朝于廟示嫌與三望同辭

文公七年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郛

取邑之例雖以易言之然伐而取之者皆甚之也其

甚之者擅取人邑况至于伐而取之者乎雖復其君似善亦非也程氏云雖取已邑不異辭者是也前雖復其君乃奪邾所有以隸於邑也今復置讎人之子以迫之甚之也又遂城郟勞民已悉矣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稱人以殺累上也死者不名無罪也衆人擅殺國亂無政豈非累上手名者皆有罪此不名豈非無罪乎

戊午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秦晉稱人貶程氏曰晉不謝秦秦約不正皆罪也胡

氏取之此實晉以詐敗秦而曰戰者王公曰若書晉敗秦則是滅秦之罪也故皆人之使後世慎於廢立之戒也但曰及以晉志乎是戰也

狄侵我西鄙

經筌曰魯未常有翟患今越介衛而侵魯晉襄已死誰能制之此說是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此上不目不可以後凡也其謂公不及會後至者亦悞此明白公會亦非後會也辨要云趙盾專晉國不

相靈公以會諸侯而已主天下之盟斯無君之至故
總曰諸侯而加有以無君之辭石氏曰不序者得非
政在大夫之兆今從此二說趙盾不出者孫氏云抑
其仇

冬徐伐莒
不稱人孫氏曰夷也

公孫敖如莒莅盟

莅盟前定之盟也教書族非美也志三桓之盛也

文公八年

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

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

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上會趙盾之盟無會諸侯之嫌乃趙盾專晉之事孫
氏曰此政在大夫之事會雒戎盟于暴經無遂會字
但二書公子遂何邪此三日之間必無再稟命之理
實乃遂會之也聖人以人臣無遂事此乃專行而略
之者以事在危急不可守常法有嫂溺之急則奚暇
禮義哉以戎將伐魯雖專行中於義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左傳載淫奔之事乃其實也其義則穀梁曰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胡氏曰謂不至而復言敖無入使于周之意惟已氏之欲從也石氏曰不至而奔莒無君之心也不言出劉氏曰受君命已自外奔也石氏又云天王崩魯侯不能往使卿其禮已慢此義亦有焉

蝨采人殺其大夫司馬采司城來奔

殺大夫皆譏專殺此稱人以殺國亂擅殺也國亂無政以累其君也死者不名猶無罪况不名而書官者乎程氏曰死者死于其位去者去於道也

文公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天子無私求穀梁曰至於求金甚矣諸侯之不供王貴致使求之其罪尤甚交譏之也左氏曰王未葬任氏曰未踰年皆是

夫人姜氏如齊

石氏曰譏父母沒而歸寧公与夫人交可責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通例曰諸侯之喪士吊大夫會葬前使卿會葬晉已
非矣且晉與王皆以卿往會葬是禮無等夷故經與
同文等天子於列侯矣葬晉襄見上六年石氏云天
子與諸侯無異其譏自見景氏云天子諸侯何以別
手皆是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併見殺士穀及箕鄭父下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歸寧常事不書夫人之行一十有二皆不至此獨至
者爲出姜之不允于魯危之石氏之說也孫氏曰不
安于魯經以子弑而出皆是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三大夫稱名作亂之罪也不稱國以殺君幼不可以
累上言也稱人以殺以國亂無政衆人殺之也曰及
者先士穀延及鄭父也梁益耳蒯得不書以非卿也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

救鄭

此楚子也以稱人以伐鄭貶其無故陵中國也四國

稱人以救左氏謂不及楚師以卿不書緩也稱人以懲其不恪也師氏曰獨稱公子遂者人諸國所以人魯也非獨免也以内臣不可稱魯人故也如止曰會則四國皆有微國之嫌矣

夏秋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

震

地道以靜爲休以順爲正今動焉逆其常經臣侵君之象春秋至此踰百年經筌謂天地之變不虛發也意者此政在大夫之世也任氏云諸侯不奉王大夫不奉諸侯臣道轉矣此說亦是

冬楚子使椒來聘

楚至是同中國待之也然椒猶不氏未純以中國與之也石氏曰漸進之也特以盛而進之亦以復中國之不能抗也前乎此屈完末盟完已稱氏楚復不稱子此楚稱子椒復不氏聖人之旨微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此大義禭諸侯之妾其緩於十年五年之後者義何蘊之也其曰僖公成風之禭亦以喪之先後言如惠

公仲子之賜也魯之夫人天王及隣國禘者多矣史必記之而皆不書唯此二者書妾辭明矣僖公三十年經書僖公墓至今已十年矣文三年經書成風薨已七年矣其贈之緩義示有焉

葬曹共公

文公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滅孫辰卒夏秦伐晉

孫氏曰晉自今狐之役不出師者三十余年秦起師故夷之程氏曰晉捨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以報復為事夷之道理程氏所言既而悔之乃孫氏所云三年不出師也况此已隔世在康靈之世尤可罪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商臣弒君父宜申初不弔大義請天王及方伯鄰國與大臣謀之委質而事之有日矣方謀弒之罪也稱國以累上者商臣之惡豈擅殺乎宜乎累也胡氏有云商臣幸逃天討不能逃聖筆之誅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同文公二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

天王新立魯使微者與上王臣盟其亂名分莫甚於

此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此先次而後伐以楚子包藏禍心將伐中國也非可與伐而書次為善者同也以次與伐隔年也專有陳鄭宋而經不書獨書蔡者從胡氏胡氏曰陳鄭宋而經不書獨書蔡者可已而不已也蔡書于楚子之下者師氏云受制于蚩夷而堅事楚推之為上也

文公十一年

春楚子伐麇

楚子稱爵石氏謂其強見矣自此與中國同後傳謂楚師自此必圍滅也而後貶而人之今從二說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此不稱晉師曰晉郤缺蓋自趙盾當國之後晉政皆在大夫也所以會者王氏曰諸侯從楚則晉伐之從晉則楚伐之此諸侯之不幸聖人傷以錄之

晉限於秋曹伯來朝不幸聖人制以禮之

曹伯即位而來朝得世一相朝之義非數也

此不齊晉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

臣敗狄於鹹會晉宿姑于承筐

此不言獲師氏謂賤夷辨要云賤之二說是此曰敗

不可以詐敗之例言之以中國於垂夷有却攘之道

不可同例也余皆倣此公羊曰大其敗王氏曰多其

敗皆是

文公十二年

春王正月邲伯來奔

聖人取其當立書曰邲伯且不名略其失地之罪初

以諸侯之禮逆之史之舊也聖人成之為君罪邲人

之不正也晉太子州蒲成之為君罪晉人之不正也

此後傳之言也

邲伯來朝

絕婚而親來聖人不革之者為內諱絕也且諱受其

朝非禮也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不称杞左氏曰絕之也言叔姬已嫁非女也其称子公穀謂先君之女貴者称子

夏楚人圍巢

以圍為甚故称人

秋滕子來朝

左氏曰始朝公也與上曹伯全

秦伯使術來聘

後傳曰王帛之使能聘魯故称秦伯不曰人也術不氏與楚椒同義猶未以純中國待之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其俱人孫氏曰二國以易世矣猶尋舊怨惡其迭起反覆一目之也書戰交綏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帥師而城有難而城復有畏也不務德而城况帥師城之勞民悉矣

文公十三年

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遂

蔭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壞

此魯公之庶公穀以為伯禽之庶是以久不雨無壞
道左氏云書不共也程氏曰文公日朝于庶不知庶
壞先時葺修弛慢不共之甚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
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
于裴

此雖非王事二國欲去楚附晉公皆成之此則善也
公還者王氏曰善辭也且以未至國不可言公至自
晉曰公還者事未畢之辭

文公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此方至國乃書以久出有危道也上未至國乃曰公
還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邾魯相報之師書以著其惡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采公陳

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齊同盟

于新城

此雖同外楚諸侯得叙且書同然以諸侯與晉同列
譏其專且抗也何休云信在趙晉也石氏師氏皆以
晉主是盟經筌云晉專晉也抑之故攝之於下
神晉師筌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胡氏云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兒集辨曰五星之氣
逆則變而為孛其狀似掃俗謂之掃星曰妖星也北
斗貴星也妖星入貴星之域劉向曰邪亂之臣將弑
君之象叔服言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此二占非末季
所知

公至自會晉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稱之貶也陸氏曰廢置諸侯王者之事而人臣專之
罪莫大焉此說事曰弗克納善之也趙子曰失之初
得之末善其聞義能徒因知凡被伐之國辭命不可
廢也不以辭命辨之輒以兵應者皆罪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敖雖自絕魯因二子之請而書也此本感子以錄父
也陸氏云既許其歸即我臣也杜注謂既許之從大
夫之卒穀梁謂受其喪不可不卒此皆得感子錄父

之義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此未踰年之君成之君者穀梁所謂重商人之弑陸氏曰懲姦賊也皆是與里克弑君卓大同小異大同者何均弑未踰年之君小異者何里克弑二君也稱公子者臣弑君之義外又有骨肉相殘之義也此世子殺君差降一等

宋子哀來奔

奔大夫例書名此曰字貴之也不名尚無罪况字之按左傳可見其事陸氏曰有美褒之胡氏云見幾而作此之微子刘氏謂書奔則同字之則異皆可取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今止從左氏單伯乃王畿內諸侯為王卿士者齊執王使且殺人之子又執其母叔姬乃舍之母舍既成之君國母也此齊之罪莫大焉故兩書齊人以重其貶

文公十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請叔姬也舊請於王王以單伯言之而反被執今請於晉後果得釋當時待王室與晉可知矣

二月來司馬華孫來盟

經明書其官且不名美之無疑止從左傳從左傳者何以定十年吾夫子夾谷之會史記有且官從古之美可類推之乃從之也來以王官為官稱僭矣何美華孫此得從古之制美華孫也僭王紀官譏宋也師氏曰譏其可譏貴其可貴於此一事言之是任氏曰華孫能稱其官不空其官也亦是

夏曹伯來朝

凡不朝王來朝魯者皆譏也前之來朝得世一相朝之義此則數也

介人婦公孫敖之喪

或謂淫奔之人介不當婦魯不當受又或謂此一大夫不可與夫人氏之喪哀姜同也妄謂有微旨可以垂訓之義也杜注謂臧子以赦父崇人孝之教此說是胡氏引周公命蔡仲之言曰爾尚蓋爾前人之愆者說得之矣聖人詳錄者欲以勉後世之為人子者

也後世爲人之子孫者不幸父祖有惡猶有可蓋之
理况幸繼其賢父祖者豈可墜其家声哉豈可墜其
家声哉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特于社

從左傳

單伯至自芥

公穀及諸儒或以單伯爲魯人者以此經一至字感
之意謂內臣執則致王臣不致故也然而今止取左
傳乃王臣也以致王命而來尊之書爵與內臣同
至尊而親之也王氏曰告廟也天子使爲魯叔姬而
見報宜乎公尊之也後傳云春秋周書大夫如吾大
夫二說可取如謂內夫人執則執媿与意如是然皆
名之比書爵而不名自不同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說者以蔡不會新城而伐之伐得其罪也然至於而
入甚矣書缺缺亦與其惡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
一月諸侯盟于扈

書曰諸侯而不列序者無能為也任氏曰晉侯受賂諸侯從而行雖衆無能為不序其爵深耻之也此晉受賂其忿惡乎諸侯者以无一人諫止之也且言諸侯則晉見言晉則諸侯不見故一之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此未必由王命也以單伯初以王命請而執之知也今單伯既免齊怒稍解託於王命而歸之本畏晉也妄謂齊畏晉扈之盟歸之也婦人出曰來歸而不曰子叔姬來歸曰齊人來歸与郊伯姬叔姬異辭者二姬言來歸乃有罪而絕也此叔姬無罪齊人絕之人故曰齊人來歸經筌胡氏蘇氏之言皆是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王公曰侵西鄙暴衆也遂伐曹遷伐也入其郛不仁也任氏云一奪而三逆不道之甚今廉取二說

文公十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及者我所欲公以疾不能往使行父盟是汲之於齊
也上止曰會以齊侯弗肯盟也然則其善在齊其失
在公石氏曰平丘之會書公不與盟譏在晉此曰弗
及盟其失在公趙匡曰大夫求諸侯盟宜不盟也皆
是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左氏但曰疾公羊曰因之而不視朔其說尤詳且當

猶言其实有疾而不能視胡者止四耳後皆無而疾不視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胡亦多矣豈別無一二因病而不視者乎注所云不詐芥之事亦微事也何足示訓胡氏謂如後復視必於此曰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趙匡以為若誠有疾不當譏師氏謂自是視胡之禮遂廢皆是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介侯盟于鄆丘

此上書弗及盟以不失其正今復不待魯君而盟失其正也况以賂乎石氏云以賂故不特不保其終任氏曰介侯知僭足以亂禮故却魯而弗及不知利足以敗義受賂而與之盟皆善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二傳直以舊有之臺毀之或以為暴先祖之過毀一臺何足謂暴過或一為大孝復正毀一臺何足為孝為復正乎毀臺義終不可得始從左傳且取孔疏以安衆意之說諸家以為姦異故不取然經書隕石有臺亦異也任氏云毀泉臺以塞異刘氏云以為妖毀臺非明民之道是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書滅其罪自見且著楚之強也書人貶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此稱人以弑衆弑之辭君無道之例也非弑之者無罪也以殺君之罪其罪明不待言而知其被弑之君或無道與否所以有書臣之名或稱國稱人之異以驚為君者之訓也蕩意諸亦死君不如荀息仇牧孔父稱及者春秋書及者上有罪下亦有罪此意諸無罪故不可曰及然則何無異辭以褒之手曰雖無善

可褒以既不能如高子哀以奔又不能匡正其惡故也

文公十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杵臼雖無道臣弑之不可不訓此四國之臣以不能討賊失其君命立鮑而還人之失其所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声姜齊侯伐我西

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子

扈

師氏曰口血未乾而有西鄙之伐盟不足信也扈之
會事則從左氏義則胡氏曰諸侯無討賊之功故略
而不序

秋公至自穀

任氏曰齊不可以信結出國與盟有危道故至

冬公子遂如介

左氏曰拜穀之盟經筌曰背義事讎吾知無益

文公十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非路寢非正也臣子之於君父以送終為重故薨必
書以內事重凶變也

秦伯瑩卒夏五月戊戌介人弑其君商人

弑舍者商人也弑商人者邠鄆閭職也當曰盜弑不
曰盜者重商人之弑其稱君者何休謂介人已事之
宜稱君也不以討賊之辭後傳云苟未嘗有國雖鄭
忽不謂世子嘗有國雖商人不可不謂之君胡氏曰
弑君之罪歸于介人以誅亂賊之黨弭篡弑之漸
此言亦可取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
臣如齊

使舉上客當休也此譏兩鄉偕出之始也胡氏又謂
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
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旨此說亦不可廢

冬十月子卒

未踰年之君也經筵曰子卒君薨之異名也其不地
與君薨不地同此先君既葬但曰子胡氏謂既葬不
名終人子之事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此大婦也聖人憫而錄之經筵曰內夫人以罪而出
曰孫夫人孫于邾是也無罪而出曰歸此是也

季孫行父如齊

請立宣也且拜其許立也非禮之聘其惡自見

莒弑其君庶其

此莒僕弑其君父也稱國以弑何說者不一今止從
通例乃莒夷之也纂例亦然穀梁謂惡之甚者亦是
此傳言殺其父聞之師曰展與不與弑故稱莒人莒

僕亦非親弑聖人於臣子弑君父固不可不明書欲使後世臣子懼也然於中國則已書蔡般矣進而主盟中夏之國者已書商臣矣此極惡聖人亦不欲屢言况莒乃夷也但以甚惡之例夷之也穀梁襄州年傳云子奪父政是謂夷之是

宣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此書即位雖與桓公同要之有輕重經筵曰桓預弑而宣不預桓不書王宣書王公羊謂桓乃如其意宜其意也皆所以別輕重也以桓有殺君奪位之心今得之誠如其已意也宣亦有奪位之心初無欲弑之謀但襄仲為之其得即位亦其意之所欲得也二君不嫌與繼正即位者同辭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

自齊

敬嬴私事襄仲以子赤齊之外孫恐哀姜見訢于齊故亟昏于齊以結之不顧喪娶之譏也以經文上下觀之喪娶明其曰婦姜既至而稱乃有姑之辭也經

筮有曰出姜既絕歸于齊以有姑之辭言之見妾
毋之專政娶妻之謀出於敬嬴公羊曰不稱氏貶喪
娶景氏新義辨要孫氏皆以譏喪娶亦以譏敬嬴之
謀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宣以墓立行使父納賂于齊以請會胡氏曰經有
不待傳而著者此事以親斯德矣書會于平州則知
行父請之書取濟有田知以賂也此論得之夫墓弑
之人列會則成之君此襄世之法聖人因之以著其
亂制且罪其與定位之君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諸侯本無放臣之理天子以四海爲家放之于四裔
使不爲害諸侯放之于鄰國其可乎胡氏又謂不請
于天子皆專放也陸氏刘氏曰稱人以放放有罪也
稱國以教教無罪也此謂無罪者何申父與趙穿同
罪者私黨於穿皆歸罪于申父是放罪也觀孟子以
白圭以鄰國爲壑之言知放于鄰國也

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取之者非義與之者可得為義乎交譏之也任氏曰
芥於視赤之死出姜之歸不啻路人因乱取田輔成
姦逆雖在魯而始終之者芥也

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伐宋

楚書爵非褒也前以漸大而進而復傷之其傷之者
石氏云晉不能宗諸侯故書鄭人以瓜從楚壘伐中
國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

看書主名上鄭稱人伐者不善救者善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榘林伐鄭
此一大夫坐會四國之諸侯其仇可知不言會趙盾
而曰會晉師以惡甚不可以訓抑之也但若諸侯自
往會軍耳然前書看帥師此曰晉師會看明矣

冬趙穿帥師侵崇

侵崇生事欲以來人宜其秦之不與成也書穿帥師
惡在穿也胡氏謂欲得兵權經筵曰欲立己功以媚
看也今從經筵

晉人宋人伐鄭

晋宋称人者鄭固可伐晋數典師旅以伐之貶而人之景氏曰救陳伐鄭既無其功又侵崇生事称人以貶胡氏曰宋人弑君晋與之合兵貶皆得称人之義宣公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此兩書帥師惡其俱用兵衆以大夫主諸侯之兵擅相攻者也胡氏謂將尊師衆並著者者是此鄭伐之宋禦之而以宋為主称及者王氏謂不與鄭伐中國石氏謂惡比周壘荆而為中國害也皆是敗人之師獲人之帥固甚矣然華元之罪否若何曰元主國之大事不能於小人身因師敗辱及本國可無罪乎觀經書獲又書敗績其罪可知

秦師伐晋

秦晋構惡結禍無已聖人詳書之俱有貶意但或書人或爵或夷之或称師乃小有曲直者上伐崇之役不称晋人而曰趙穿帥師惡在穿也以河曲之戰後秦不動者七年穿無故生事侵崇致此報怨之師專

罪穿也故此秦不人不夷雖不稱爵得稱師者惡晉也胡氏云惡晉經筵云曲在晉皆是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傳載姑益其疾之言乃昏之詭辭也寔有畏也豈有敵人待敵自斃之理石氏曰侵鄭而還稱人以貶胡氏謂非力不足理曲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此非弑而弑通例曰懲姦慝也弑君之惡大矣何以非弑而加之乎蓋昏之意有所可誅故加之以為世

戒誅意之効也公羊曰不討賊左氏曰出不越境入不討賊穀梁謂亡之不遠及不討賊則志同三傳皆以不討賊言之師氏曰誅其心而不誅其迹景氏曰原其心以殺君之惡加之皆是以昏初受兵于朝而出已有嫌疑不能遂亡而不及及聞穿弑君亟及其國誠有幸其君弑已位復得之心復黨穿不討此意可不誅之手然非實與謀及遣穿使弑之也但以穿之弑實以昏受兵而出為已而弑故黨之而不討也若果遣穿則聖人豈有免不免惜之言乎其免有者

在亡而遂不反非晉卿也乃可免其不免者以不出境而復猶晉卿也而黨穿不討賊乃不免也程氏曰惜也越境乃免此句要人會得亦上意也非如杜注言越境則君臣之義絕之悞者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宣公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說者謂郊牛之口傷與鼯鼠食南且此牛至于此死皆天災之養性之不謹特餘事耳此理或然穀梁曰亡乎人之辭是魯之僭郊已非矣况上書天王崩而行不當之郊邾宜天災之也或以不以王事廢天事悞魯之郊可謂王事乎胡氏曰喪紀浸廢魯自以為不廢王事也此說是自亦因失中有失而書也

葬匡王

胡氏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緩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楚有問鼎之事兆其姦機也非可以却禳言之此以
僭迫為王室危志之也其稱伐罪中國之諸侯無能
為伯者其稱子所以貶中國之諸侯也胡氏任氏後
傳經筌其義同

夏楚人侵鄭

此著晉楚爭鄭以兵不以德也楚稱人者胡氏云鄭
舊從楚今反正楚人伐之不與荆蠻之伐也故稱人
不可與上伐渾之戎者孤也今從此說

秋赤狄侵齊

見晉亂不能治侵齊之師此經筌之言也

宋師圍曹

宋以大國以衆圍蕞爾之曹著宋之暴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經筌曰葬不月闕文安有丙戌卒而丙戌葬公羊注
亦云

宣公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向

此以亂濟亂左氏之言是夫平人之國先度其已之德否次善其辭命以道其理縱不得平亦可自己今魯不自省有以庶篡嫡之惡挾同惡相濟之芥以平之宜其莒之不肯也復伐而取人之邑非以亂濟亂而何任氏曰有所挾以強人且其不肯新義曰魯芥二君皆弑君之人宜莒之不肯受也皆是

秦伯稱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

君夷

此公子宋而始以歸生為首者正欲絕後世猥靡無斷不武詭隨者以為永戒也陸氏教天下之為人臣者也任氏曰子宋有可制之勢成弑君者子家也師氏曰因子家從之子公之弑乃成胡氏云子家常與宋戰若先事誅之若反掌耳皆是此權不足權之一字猶未可與權也之謂

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氏曰宣以篡弑而取國以土地賂而謂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經筵曰公七年之間五朝于齊屢朝子齊者講濟西田也皆是

冬楚子伐鄭

石氏云楚伐鄭二稱人四稱子其稱子者非與也悼其強也稱人者誅其甚也經筵曰鄭有弑君之惡中國無一間者而楚伐之故曰子責中國也二義俱有焉

宣公五年

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左傳云齊侯止公而請叔姬杜注云連昏于隣國之臣書以示過石氏謂兩復見止皆至危之皆是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大夫自逆不書此書非禮也史既書之知公之自主其婚也見公之厭尊失列違禮汚廟其失亦見叔姬曰子公穀曰乃先公之子為貴者也

叔孫得臣卒

不月非宣公之恩數薄也聖人削之得臣有援立之功與遂如齊請立豈薄者歟聖人以仲殺適立庶不可以不義加之恩故削之此胡氏之說今從之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弃君違命越境因反馬與婦人俱來高因之罪也礼
一歲一歸寧今末踰時而與固俱來叔姬之罪也非
国事容高固之越境者芥惠之失也失叔姬之素訓
者魯君也義俱見矣

楚人伐鄭

屢伐屢書志晋楚爭鄭且見楚之強中國不能制也
楚称人甚其惡也

宣公六年

春晋趙盾衛孫免侵陳

按傳有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此書加兵
于陳即陳與楚乎可知此胡氏之言也盾不書師師
王氏曰既不討賊又不辭位復持兵柄不與其帥師
也盾弒君之人復見者石氏云公子遂公子慶父芥
商人楚公子虔皆再見蓋自宋督以下無討賊者則
則是凡人而已諸說皆是

夏四月秋八月螽

爲災書

冬十月

宣公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此前定之盟也其稱使以權不在良夫修好之意在衛侯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伐萊

此齊志故曰會萊近於齊必有為患齊欲伐萊公從之何不顧晉之伯生而深於齊也上一章下王氏有云公倚重于齊而略于晉之言驗矣諸說多破左氏不與謀之說謝謂相與合兵豈不預妾謂非合兵之後不與謂以初未起兵之時亦我之所欲也不與謀曰會初未起時不預起兵之謀但以和好以兵會之也初不預謀但以兵會之也與謀曰及乃初起兵之時

大旱

旱曰大夫災之甚在人所致之由亦非小也以天人相與之際必有致之之由耳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經書公會明公得預也傳云晉侯之立也公不朝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不與盟以賂

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經傳佞乎不同何邪蓋公
預會不得預盟也觀傳云止公于會下方云明知會
之與盟也異以後盟公不得與且有執止之辱而不
得預故諱之也故但書上之會佞無執之辱且得諸
國之君會非仇何諱之有故會不沒公盟不書

宣公八年

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
復

此以有疾而還違禮壅命罪遂也黎氏曰人臣不當
廢君命如昭公經曰有疾此君也可以疾止此言得
之以尸將命之事其非自見人多譏僕多併取三傳
今觀此一事胡安定之所取方之其取閭喪徐行乃
公羊之說也以尸將事左氏家之說也乃者亡乎人
之辭復者未畢之辭穀梁之說也亦併取三傳矣三
傳其一二不合於經安敢取之如皆與經合安敢狂
僭強有取舍乎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

萬入去籥

以宣公恩數之私不應正卒故不曰公子以別不可
同季友叔聃也其貶於終者師氏曰必於卒乃貶則
其不當正卒也其不言祭名程氏曰貶不在祭故也
卿佐之喪祇祭為輕祇繹為重繹者賓尸之祭石氏
云忽子所重行其所輕者是也繹可已而不已曰猶
繹猶者可已之辭也用其無声公羊謂自欺其心也
自欺其心安能欺人乎况于鬼神乎不若合禮而不
繹自去籥矣何必自欺其心乎此去籥必在繹之時
而去也以經書在猶繹之下知之此仲遂卒在外不
告可也

戊子夫人羸氏薨

此教羸妾毋也其曰夫人胡氏曰以成風俱妾毋自
成風二主祔廟之始此從同者也此說是出姜之薨
葬皆不錄舊無文其目日不得知也故聖人亦不得
而錄非可謂絕出姜而不錄故此成為之夫人

晉師白狄伐秦

此夷晉貶晉重也以曰狄同伐即以晉為狄也非輕
於書人者也王公胡氏經筌皆是

楚人滅舒蓼

垂夷相滅因赴而書忘荆楚之漸大也

秋七月申子日有食之既

石氏曰經書災異而不記其故蓋古凶之常隨行而成禍福也此與諸儒言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及前所取程氏之喻可同取之既者穀梁有云盡而復生日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桓宣弒君而書即位他國墓立者定位則稱君與敬嬴成風成之夫人小君死以異也

兩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此記禮之變為後世法也劉氏曰朝會常事雨沾衣失容則廢朝會葬乃大事所謂慎終追遠人情所不忍忍者此說是或謂譏無雨備者誤縱有雨備不過禦雨於其它兆及喪柩禦之盡矣其迭葬之公卿臣子會葬之鄰國大夫各持策笠之屬可得成禮乎與其停柩猶愈于弃其親于泥塗之中以自歸於庇廕之下于汝安乎其謂喪不為雨止之說適足以啓陰

陽家不敢失其吉日吉時之幣也折衷曰王制有庶人不為兩止則諸侯宜為兩止此說亦是

城平陽

左氏曰書時此雖時必有不當者之義也若得時且義則不書矣

楚師伐陳

晉楚以兵爭強陳鄭之不幸也石氏曰從晉則楚伐之從楚則晉伐之晉不能為中國之主盟可見此說及楚以衆伐人不待貶而惡自見

宣公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

京師

石氏曰按左氏云主使宋徵聘孟獻子聘于周公於齊則冒母喪而往於天王則待其徵而往周室微弱諸侯縱放可見胡氏又有曰公朝于齊使大夫聘京師不待貶而惡見今通取二說

齊侯伐萊秋取根牟

任氏云春秋書取有三有以兵取者伐莒取向是也

有小事而取者芥西田是也有因其微弱而取之者此是也杜注云根牟東夷之國又曰取言易也今從上諸說

八月滕子卒

見桓二年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

荀林父帥師伐陳

左氏曰會于扈陳不會討不睦也胡氏曰與晉罪陳之辭以會而後伐喪非罪也然以一卿主諸侯則非

石氏謂大夫專伐書王名者亦是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冬十月癸酉衛侯

鄭卒

劉氏曰會而友未難扈者是何休謂于師于會如他國者亦是此以國君之尊死乃人事之大詳錄之也皆不書葬魯不會也

宋人圍滕

左氏曰因其喪也以上下經觀之誠伐喪也胡氏曰圍固非將卑師少所能辨如貶也以小國方其喪用

兵圍之不仁也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楚稱子以楚子親伐以重兵臨之也晉楚以兵爭鄭詳書以示貶此救者善伐者不善也此晉臣敵楚君不可與稱人以救者同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凡殺其大夫稱國以殺者皆累上也且專殺被殺者罪之有無在名與不名此洩冶名之以有罪之例者何孔疏云陳靈公悖德亂倫志同禽獸非盡言之可

救洩冶進無匡濟遠策退不能危行言孫安昏亂之朝暴匹夫之直志蘧氏可卷之德死而無益故經同罪賤之又引家語曰是可與比干同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於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欵之心在存宗廟而已固當已死爭之洩冶之謂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任於亂朝區區之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此疏盡之矣此似少屈一人之直而罪仁於万世不幸遇昏亂之朝者聞此則有所處矣聖人之言可謂仁于万世之後者也陸氏

亦曰強見取死君子不貴胡氏謂猶在宋子哀叔
躬之後王氏謂治未為得蘇氏謂君子不貴今觀諸
家但言君子不貴或曰未為得或曰猶在子哀叔躬
之後有貶治者亦輕矣指要以傳發仲尼曰有三此
與趙盾弑君何陽之狩是也此言甚善蓋此三事皆
事涉可疑非以孔子之言斷之恐未易定也

宣公十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諸侯之田受之天王傳之先君嗣而主之者烏擅相
取與哉濟西田初以分曹田而得中以求定位而賂
齊終以曲事齊而歸我故備書之以示貶齊稱人貶
也人齊所以人公也取不言我歸言我胡氏謂乃親
愛惠遺之意孫氏曰連年朝齊故歸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

崔氏出奔衛

舊史誠以齊族而出以告而不名聖人因舊而書也
穀梁曰舉族而奔任氏胡氏謂其族之強大孫氏石
氏謂言氏者起其世劉氏云世卿多矣擇可譏者譏

之皆是今從胡氏劉氏此乃扞也舊已強盛至扞又得君故高國畏其逼而逐之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陳靈不道書大夫以弑者非無義也柱注謂惡不及民蘇氏亦有雖有惡不及於民之言然而此譏國亡身弑國亂豈不及民者乎謂以不及民則可蘇氏又有失民者及不稱臣此言近之矣何以言之齊之高人弑君且無道于國家扞曰不禮于君夫人及其大夫

夫國人多行無道初為衆人所惡失民之心故得已衆弃之辭加之此平國固惡初無失民之惡如商人扞曰之惡國人未有欲弃弃之心故不得稱人以弑欲以國殺而書實徵舒一人弑之何國之有其書臣弑者胡氏云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其身見殺而言驗特書徵舒之名以見洩咎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此說近之蓋靈公之禍生於徵舒之家以惡初不及民且初未失民心以取殺之由言之雖稱臣亦君無道也此乃新意變例不可與常例拘

也

六月宋師伐滕

事則從左氏義則胡氏所謂刺用衆也鄰有弑逆不能討而用大衆伐其所當務鄰之小國故以著衆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胡氏曰責卿會葬不顧天王之禮以上下文此事考辭其義自見王氏復謂歸父乃公子遂之子八年六月遂卒十年六月使之如齊見宣公用之速專用私恩不以其才也

晉人采人衛人曹人伐鄭

此鄭居大國之間從其強令豈有罪乎楚兵來伐不能救楚退合兵伐鄭欲不從楚不可得也皆書人以貶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此天子之母弟也石氏曰不書弟義不係于弟也季字也子爵也此說是任氏曰即位十年未嘗一覲天子於齊五朝未嘗一問京師於齊六聘乃天子徵聘後仲孫往是亦未及曰季子已來聘此說又得其周

弱魯不臣之義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書伐書取其惡自見且書帥師惡用衆也書帥師之名歸父亦預其惡也

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此兩卿繼往懼討而妄說大國不惟舍王室其事晉亦懈矣胡氏云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妄說以可免討備書以著罪此說是

齊侯使國佐來聘

此在喪而聘譏亦微矣石氏經筵皆謂在禮無譏國君在喪有大臣當國攝政之義當時雖不能行此義固存也妄謂文公元年叔孫之聘則全無貶此明曰齊侯使則知不能從古制使大臣攝政而齊侯親使之也雖微見其與文元年異譏亦淺矣

晉師之饑

水旱能堯湯不能免惟蓄積多而備先見則民免於飢此饑國無備也曰大飢穀朶曰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飢五穀不升曰大飢亦是必齊之書者制

用用必于歲抄而後見也

楚子代鄭

此傳言晉救經不書責晉重也楚將伯中國所以罪晉而傷之也中國之人將推為伯不得不曰楚子况楚莊差賢乎

宣公十一年

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此書陳侯疑傳字之悞盧氏集辨云前年五月救靈公此年冬楚人殺微舒陳無君也今妄云微舒未常

篡立况已殺之傳有云陳侯在晉注云靈公子成公午也既言在晉亦必不得與楚子盟故曰傳寫之悞楚稱子先儒有云重夷行中國則中國之楚莊差賢故與之然以僭號稱王亦上以子以夷之也楚莊非僭王其功雖小于桓公曷無貶辭乎

公子歸父會齊人伐莒

王氏曰齊晉置陳之乱而伐莒會狄有嫌于楚矣今云會狄見下章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此晉不能服中國但與一夷者會上楚子盟于辰陵
是楚能服中國也經筵曰楚盟陳鄭晉會夷強弱判
矣

冬十月楚人殺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

稱人討賊之辭也於理必先入而後殺此書先殺而
後入者范甯云若曰入陳殺夏徵舒無以表徵書之
逆楚子之得正劉銜曰以楚子本意止欲討賊無心
滅陳二說是不書滅善其不遠之復而復封也故曰
入師氏曰著入之惡與復之之善此說是以入終非

善例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此二君豈止從君于昏乃陷君于殺與徵舒同肆諸
帝朝然後爲快楚莊反納之不正其納也石氏曰納
有罪胡氏曰爲納者強致之辭穀梁曰強致之辭莊
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君臣之道皆是不曰陳公孫寧
儀行父者賈逵云絕于陳是

宣公十二年

春葬陳靈公

此賊討國復魯會葬而書公羊謂君子之辭穀梁注
謂楚人討之臣子無所討皆是胡氏謂雖楚討陳之
臣子亦可釋怨故得書葬此言亦是

楚子圍鄭
縣陳不曰滅曰入善楚莊之改過也入鄭不曰入曰
圍善不利其土退師以禮之也故皆不曰人猶曰
入以有下納二淫人制人之上下以微責之也此於
鄭曰圍不曰與鄭平以迫使牽羊肉祖以請非平也
其取舍權衡信有輕重矣此書子亦上之已伯中國
而進之也

夏六月己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

邲晉師敗績

此與楚而退晉也其書戰不以楚詐敗為父以晉人
欲戰且方責晉若書楚敗則是罪楚而免晉也戰而
書及林父尸之上書帥師下復書晉師敗績著林父
之有衆而不能用終陷衆命甚其所喪也仲舒云不
與蚩夷而與中國乃春秋之常至邲則翻然改之春
秋之道從變而移今晉為蚩夷楚變為君子此說是

王氏謂齊晉德衰與楚非得已也任氏謂楚師已退
鄭好已成無名而邀戰諸說皆是

春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胡氏曰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不能久假而遽忘者
也蓋桓文猶未免此况楚莊乎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於清丘

同欲外楚也此皆大夫稱人以欲同外楚而復不能
貶也何以知其不能以晉不救宋衛反救陳宋雖能
伐從楚之陳不能成外楚之功僅楚伐也向使四國

連兵同志以拒楚猶有可望胡氏曰四國皆不自強
于為善而刑牲插血謀之不藏亦是石氏曰宋伐陳
衛救陳楚伐鄭晉不救何在討貳恤病程氏曰曰惡
反覆而同盟者如清丘出牢馬陵蒲戚戲毫是也皆
是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救者善伐者固不善然伐者稱師救者稱人復有存
中國之義焉師氏云宋稱師與其可以伐衛鄭人貶
其不當救此說是

宣公十有三年

春介師伐莒夏楚子伐宋

介伐莒之師以衆陵弱也莒雖事晉不事介晉乃伯
主罪亦微矣有關文楚伐之暴矣其楚稱爵上已進
而復之也石氏謂稱爵責晉人稱人甚之也

秋螽

爲災也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稱國以殺累晉也以穀雖有罪而盡滅其先君勳舊

之族甚矣且專殺也經筌謂六卿爭強互相仇滅其

後林父之子偃偃之子吳世秉晉政先軫之後至此

而絕邾之敗而主帥獲全偏裨為戮罪累上也亦是

宣公十四年

衛殺其大夫孔達

稱國以殺累上也以初從孔達之言以救陳也蘇氏

云達有罪而衛人用言其於盟主解兵故以累上言

之亦是旦凡殺皆擅殺也達背盟之罪雖以死為國

解紛經不能掩其初失也亦非無罪也故名之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

晉楚以兵爭久矣至楚莊之時經多與楚而責晉然
此一事曰晉侯伐鄭上十三年曰楚子伐宋其兵爭
之惡亦已均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

此楚之圍宋三月不解信暴矣然宋以孟諸之舊怨
而殺其使良有以自取宋書圍其楚之暴自見猶得
書子良以進之已久且責晉之不救也宋亦有自取
之惡王氏云華元之亢楚過於孔達之仇晉楚子能
釋華元而晉必殺孔達楚厚於晉矣此說善竊謂不
唯楚厚於晉抑見華元之不能如孔達以死為國解
紛也此雖非可以釋經言之因出之

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胡氏有云列國之君非王事而私相會聚是禮自諸
侯始國君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僭尊與諸侯
會是禮自大夫始王氏曰諸侯失政自宣公始大夫
執政自歸父始今兼取之

宣公十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今止從左傳謀其不免而薦賄之言胡氏曰魯不能
攘至于薦賄不亦鄙乎此說是公穀謂善救宋今不
敢從取胡氏之言曰宋楚自平非魯之力明矣何休
穀梁皆非也岑又從石氏之說此宋方見圍必不預會
言會于宋之地也凡會于其國某君乃與者例
之常也止于其地以會而君不與者例之變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稱人貶貶平在下也華元不能以死為國解紛劫區
區賊之計辱正卿之貴竊入人壘而要盟子反懼死
不由君命竊與之盟宋從得解而不可與芥桓之不
犯要盟者比也石氏云此外平也其書及與暨而平
者內平也此說是此乃外因赴而書稱人著其平在
下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

歸

此林父主之曰晉師者胡氏曰上卿為暴略而言師
著以衆暴也滅而舉號及氏曰滅見滅者之罪著滅

之者甚不仁或以却攘之猶可不可使殄滅而遺育
晉不仁甚矣此說是晉初討鄆舒而反罪及其傷目
喪妻之君豈特牽牛蹊田者哉是則如補其盜反施
刑于被盜之主也孫氏曰滅其國以嬰而歸則甚矣
啖氏謂不死位兩罪之也皆是胡氏曰書爵免嬰兒
之責辭意謂免不死位之責然兩罪者是

秦人伐晉王孔子殺召伯毛伯

生殺之柄移于下天子失刑政之甚也此兩下相殺
止罪殺之者也然王孫蘇者惡以扎為書者以扎乃

王子為人行亂且擅王命而殺人也穀梁謂有黨之
辭矯王命之文其義與左氏合師氏曰生殺之柄移
于下程氏曰周襄失刑甚矣經筌謂王室不復振皆
是折衷以楚公子弃疾殺公子伋為之類亦是也

秋螽仲孫蔑會齊高于無婁

此志亂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會不自天子出也
大夫與大夫會不自諸侯出也田氏篡齊三卿分晉
三家專魯理固然也此胡氏之說也今從之

初說敏

自此十二而稅也初者變法之始後以為常也論語
二吾猶不足之言誠相表裏也左氏曰穀出不過籍
杜注以大槩言之此乃履畝而稅猶今之步量其畝
而稅也趙子曰公田之外又履步其畝又稅其一石
氏曰春秋之時井田之制未亡什取其一也宣公時
困用不足又履畝而稅什而稅二也初者遂以為常
也今從上而說

冬 蠡生 饑

上秋書蠡為災而書曰饑者謂無畜積且見變法稅
敏之應也曰蠡生師氏任氏謹而書之既曰飢或曰幸
之也何以既有蠡則必有蠡其生不在于下年之春
夏而在此年之冬乃今之九月也其幸之幸下年不
再為災也以下年書大有年知之師氏曰冬生非為
害之時任氏曰雖不為害有為害之道謹而書之皆
是

宣公十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乃留吁

此士會上將主兵稱人貶也與上林父帥師略同上

林父滅潞稱師林父不書主名非林父主是謀故不
與其惡此又滅其餘黨取之為已悉士會上卿誰之
咎歟以親為之而日人責之深也此潞氏之別重也
曰氏者不可言晉滅赤狄潞故以氏足之劉氏既曰
上以氏足之此亦同之

夏成周宣榭天

此書者其以明王之道既不得而見明王之迹又從
而灰燼之痛王道陵夷之甚也孫氏師氏集議經筵
此是宣有中興之功復會諸侯于東都故後人重

此講武之榭曰宣榭焉以固護不詳致人火之名實
俱亡傷而書之

秋郊伯姬來婦

來歸出也其書以恩錄因以記夫婦相弃日以棄薄
也胡氏曰詳書以正人倫是

冬大有年

此與桓公同宣在位十八年此一年大有餘年不收
可知况其間有兩書飢者耳餘公皆不書有年惟桓
宣書者任氏云無一可得有年為斯民記善也餘見

桓公春秋六年之無一可於晉平公也

宣公十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葬蔡侯

由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

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

盟于斷道

同者同欲也此亦有美惡分焉此晉無王室大事又

非外楚乃為鄰國排難之事故辭齊而伐之以卻克

之私雖同非美也但同欲相濟而相會也不嫌與齊

桓同盟于幽同辭曰同也

秋公至自會齊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弓

卒

左氏上言毋弟之例不言叔弓始末今後穀梁兼取

諸家之說凡書弟未有無義者也此書公弟又曰叔

弓貴之無疑穀梁曰轉之義合於春秋弓不惟合義

又以取責焉胡氏曰論情則可以明親之言義則可

以屬不執任氏曰立義常患其掩恩全恩常至于違

義勝不違乎二者以中道自經信筌謂不惟不命以

爵且不命以氏不食汚君之食聖人異之諸說皆是
妾意又謂勝既不食宣公墓位者之祿不可與會其
祿而空信言夫已氏者比也但不受其爵氏不食其
祿織履以為食猶以兄弟天倫不可相遠而不去賢
於不向北門而坐者遠矣賢乎哉

宣公十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氏齊

頃公怠於禮而鄰國來伐固自取之晉以一臣之忿
連大衆終以敗齊而後已詳書以志其失可謂蹊田

奪牛者也石氏曰諸侯自將皆書爵衛世子書帥師
譏自見矣

公伐杞夏四月

著亂也經筌曰宣十八年杞伯不一至魯其不義宣
公可知公憾之故躬擐甲冑以伐於理或然

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

孫氏曰深惡之也僖公十九年邾人為宋執郕子用
之天子不能討故此肆然復戕郕子地以郕者責臣
子不能拒難也師氏之說亦今夫國君重門設險外

人得以成之亦不自重也臣之不拒難不言可知噫
邾國兩殺鄆國之君豈邾與鄆有宿怨乎

甲戌楚子旅卒

書以同盟來赴稱子以進之矣不葬以葬者從彼國
之辭以彼僭王不可書葬公穀及諸儒皆同

公孫歸父如晉

為下至筮奔芥起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

筮遂奔芥

其事則左氏詳言之矣其義則穀梁謂奔父之殯遂
父之臣公羊謂聞君薨子家遂蟬帷哭君成踊反命
于芥為善二傳得所書之辭之義者也以孔子稱不
改父之臣為難能之孝夫襄仲之惡既不能治之於
初今十八年矣其後人何罪於敵怨不在後嗣之義
為何如哉特以季氏恐逐之為死君得快者也或曰
惡其不復命而奔此說大嚴蓋季氏拒之雖欲復命
不可得也

不問新古 亦曰 亦曰 亦曰

惡其不貲命而存也 亦曰 亦曰 亦曰

時何如哉 亦曰 亦曰 亦曰

亦曰 亦曰 亦曰 亦曰

亦曰 亦曰 亦曰 亦曰

亦曰 亦曰 亦曰 亦曰

亦曰 亦曰 亦曰 亦曰

亦曰 亦曰 亦曰 亦曰



